九籥集

送道人訪師敘

聞之吾師云大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認一爲眞誰知些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然則瞿曇四十九年無一法孔氏二十篇中無一言信不欺也人皆知一法之不知即囿于一法之中丹鑪劍術杯底房中即羽飛肉駐皆役于物而未竟者要不離神仙而終不可指爲神仙不特神仙也堯舜治天下至升遐之日而法綦窮矣能于法窮之會復一轉出而後可以升天入地了無糾纏則些些子之法其在不與乎道人戴雲

洲爲濠梁人少精甘石言後遇曾先生而術益
精曾年十九猶爲牙儈遇道者目之視其生辰
謂曾曰子後大貴可勉就學曾如銳意讀書不
二年舉于鄉北上路逢褁道者語以未來遭際
且盡傳其術曾因是兼知人之鑑道人從之遊
獲理尤精復從醫巫閭山傳異人軒岐術至養
生言則往往集大成而得之彭大師居多道人
以星家言授長公至履接金闈道嘗割股以療
親彬彬以行誼自持不特如管郭已也不數年
復以軒岐術授次公次公不言成蹊如藍因之

濟美而道人獨以養生言遊行天下一日與余
邂逅金閶語語又不平人也道人廣人意曰濶
大其病世人則曰勢利余謂道人夫人處宇宙
間本甚空濶一以爲我而實我中又求所謂勢
利而實之吾外心境始不勝其迫小迫小則拘
于器數故曰如來之數菩薩不知菩薩之數羅
漢不知羅漢之數神仙不知神仙之數聖賢不
知聖賢之數庸人不知而天地星辰之數庸人
反知之則以天地星辰皆囿于器數耳堯舜之
難名以堯舜之心不與也由此言之惟與故可

知不與則不能知矣神仙之法不在于三千六百門則神仙之不與也人能去勢利之心則潤大矣何患不成仙哉雖虢舜禹以神仙應不辭也

九篇續集卷之二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兄楙觀賓之甫校

記

大漢三世中興一統廟記

自古聖賢之英靈有晦跡於一時歷千百年而流光益顯者后稷之立德子輿氏之立言關聖之立功皆經千年而始食其報莊生所謂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其晦彌久其發逾明故成周之卜年也七百子輿氏之配享也

軼夫四科關聖氏之日尊也超于羣祀人心千古不死則聖賢之英靈千古不磨一息之霧暝雲霾與混沌之重陰積晦皆必有天清日朗之時久暫亦何分哉后稷孟氏諸儒蓋詳言之矣獨關聖氏當漢末英雄逐鹿之會偕張桓侯輔先主周旋於流離險阻幾三十年當其威震華夏居然有混一車書之勢而爲陰謀所敗其于先主所謂生無以報陛下者也神既修沉侯亦孤殞精誠不耗卒爲靈神魏鼎倏遷吳祚不永神與桓侯其爲之陰移默奪乎至猇亭慼北長

樂巷西鼎移歌去神宜隨欷噓巳矣而英靈逾壯千餘年而封王又千餘年而封帝蓋帝者混一天下之稱今神藉

天子之威薄海內外咸君臨禍福之而山河大地有不悉入版圖復歸漢氏在天之故府哉殫宇內之賢愚貴賤罔不來饗來王廟貌等於尼宣之祀至窮鄉下里莫不有大神之香火在焉猗歟盛哉蓋是非眩于身前則陰陽互生禍端而成敗利鈍得顛倒之是非定于身後則陰陽皆我正氣而陽九百六不得阻閼之乃知天下萬

世之翕然歸神者非歸神之智名勇功而歸神之忠義故當神之存忠義非天地有而爲神一人有及神之歿忠義非神有而爲天下之公心有則神亦忠義之強名苟知忠義之至即爲神則光明峻朗之象皆神寄跡之區雖神之名可以不立泥神而忘忠義神將恥其媚而立禍之矣福其可倖覬乎非臆說也三代以上鬼神附民義而行是以務民義而後敬鬼神三代以下民義依鬼神而行是以敬鬼神而即務民義分鬼神民義于當今非惟無神亦幾無義此

皇上所以尊神于靡加也嗟乎神靈顯赫至彌淪
三界而先王未酬之志一朝克報於九京矣計
今以往招桓侯集𧼈馬千隊萬騎星弁雲罕楊
靈六幽幹維三極彎天弧以射天狼提刀握槊
掃攙搶遏旄頭禦招搖以報效今
天子之寵錫更千百世其寧有窮彼吳魏之餒鬼
欲從昔日土宇求一屋社而不可得其子孫羅
拜祠下崩角稽首不敢自泝其本源而况司馬
呂陸巳下何足置唇吻哉夫草廬一言三分鼎
足是漢祖之天下武侯不能克復於生前而大

神獨以忠義混一於數千年之後非其精誠足以貫金石孚豚魚必不能伸恢復之志千古猶一日也史稱程昱等推大神與桓侯皆萬人敵以今推之天下萬世將莫之與京又奚止卜年卜世而已哉乃知生前萬人之敵葢別有英風以籠葢人上孟氏所謂浩然塞乎兩間非徒以勇力逞也不然褚虎輩能匹之矣慭潑父兄皆尊事大神立廟漕河之濆幾四十年今上加神峩稱潑於廟後更建一祀像昭烈於中而以關聖桓侯祇侍左右題曰大漢三世中興

一統廟用識大神於千古之後與桓侯克告成功奉昭烈饗天下之祀令大漢之業迄三世而復中興恢功偉績直與后稷比隆而神可以無憾矣嗟乎令大神生前平定中原克復故宇斬操及權獻俘大廟剖符而封勲垂竹帛與仲山甫等止矣豈能炎炎奕奕追崇謚號久而逾光與日月並明宇宙哉傳曰德厚流光神之謂矣抑臣子之啚報君親無論大小莫不欲成君親之志然卒有魔焉以敗其成大神既儼然稱帝則權與造化叅功今普天之下豈無疾首痛心

期報效君親而憂日暮途遠者乎吾願蘄之造
化者大神悉挽而俾之成功則三界之魔無俟
伏之而神威益遠鎮矣黙佐
聖天子純孝之治不旣多乎是爲記

醉香庵記

聞之佛伸諸戒惟酒寔先醉無容也無色聲香味觸法則香雖能醉醉不容香矣然古之人有行之者僧澄徧繡佛之醉焉而花嚴所供諸佛菩薩率以名香成佛之富貴則醉亦可也香亦佛所喜也然而醉之於香猶未合也今黃宮詹之以醉香名菴也醉佛耶醉人耶香醉佛耶佛醉香耶亦佛以香醉人耶人以佛醉香耶抑佛與人俱醉於香耶俱香而醉耶如以爲香能醉佛則象教之佛有鼻而不能嗅香無柰佛也且

有舌而不能咋佛不能藉香以醉也香不能醉佛而能醉人乎當然香之時情體佛仁目瞻佛威五體投地一心皈依香芻狗矣佛魚兔矣香且筌蹄去之矣醉不能也及夫鑪中告燼香氣沉消鬱之然香者過之其鼻舌意想不敬壘中之一瀝又安能醉人哉宮詹得無以醉欺香以香之醉欺佛以佛之醉香欺秦京而京復以宮詹之香能醉佛欺世人乎而我以爲宮詹誠不欺也試拈一瓣于慱金之中慱金之灰吾不知其幾千萬粒也粒粒皆熮相相摩薰然知醉人

之骨節也鑪煙之起冉冉如烟雲將飛而欲流
亦幾斷而復嫋宛然醉中態也室中瓦礫墻壁
觸香皆受如浸潤之譖今日不入明日必有入
者所謂薰修入一分則具一分鼻舌是墻壁瓦
礫皆醉矣自室之外金輪無際向鼻無邊日月
有道星辰有經香之所觸胎生者酣濕生者沉
湎風生者噏張酕醄卵生者微酡而欲歌無有
不醉既醉矣又何加焉曰醒之既醒矣又何加
焉曰醉之佛與人皆醉歟醉則佛人俱香歟宮
詹與京豈有醒時歟醒時其不香歟愁不香而

醉之歟愁不醉而香之歟其分香以醉我幼清歟幼清其香而醒佛歟更分醉以香無始未来之形影歟因顧而問之京二十三年之中醉歟醒歟醉醒者半歟醉多於醒歟醒多于醉歟因香而醉者歟亦醉者之非香歟吾爲香而不期子之醉吾巳醉而不知子爲之香京曰吁

呂翁授藥記

自丙辰冬為俗情所牽過人間事多鬱鬱丁巳遂搆疾夏日養疴居村五月忽不事飦惟啜米漿日減如孫子竈腹素實至是若傾物槖病中作書與故人自嘲云腰乏沈郎之瘦而不堪似之自分晨露不居口無遺語惟春流斬我桃痕令先君無繇藉暝十八夜竹間旅禽誘我司晨唱者再矣偶憶月隸日法習之忽寐去夢入人園林東南鄰古樹參雲轉西法堂與友人叩法師友人過指法師來余好逆之見兩髻道衣手

持拂子予歡迎曰吾師乎紇陽乎先生叩予曰

予善書否予曰弟子所愧也先生反走余曰豈

以寸短棄一生乎乃回顧笑曰来境差強第歴

不参入耳余告以病先生出一紙果藥不討傾

嚮余口曰君壽亦不止此予牽師袖曰弟子創

閣北陲祈師垂相先生西嚮趺坐諦問再三始

諾曰君種佛因我無不在因展身而覺噫果如

師語使我與中書君有縁三公豈待白頭哉若

餅可復餐杏繁露煖聊褰一枝以報先君蚺麟

駛羽吾故伎也

又

憶年四五時有胡僧至先君居措澄笑曰乞是兒去先君笑不應胡僧索飲吸六鐔酒問數伸前欵先君卒不許僧怏怏蹈歌而去先君携澄入語先慈先慈摩澄頂泣數行下經旬禁不令出老奴輩時時道之嗟乎若聽丏去此時應嚮樂池前隨安期羨倩覔棗與挑白餮安得棘人喉下

金粟如來記

昔文正范先生禦元昊西夷感其德臨行遂金粟如來一尊當大錢文正既舍宅爲學宮復捨如來於承天便土人祈子蓋憶西夷贈時語也余年四十八無子適旅吳門友人曰曷不祈于金粟應如響余忻然辦齋請嗣如來如來長不踰咫橫半之無衣摺痕昆盧覆其頂似石似瓶檀又似土土似得之而堅如金信非中華物時丙辰九月十日也歸十三夜遂姙敬輿至丁巳六月十五而誕小字金兒識不忘所自其靈比

于武林法相句曲茅君南海白衣觀音尤速而

像視燕京旃檀似拙先於巧令文正族数千人

孰謂非如来力惟公不以自私而恵示一世曁

于千秋故如来之報公與尼宣之報以簪纓也

俱甲吳會孰謂天道無親耶葢後天下而樂爲

公登願祄心若其子孫先天下而樂則又造化

報功意也寺僧以僞易真奪直茂訟訟後慮人

之竊與奪先自僞而藏其真葢日疑蕉鹿弁識

之以見俗人之度量不啻天壤且不可使聞于

西夷西夷者似指吐番非元昊也

松石記

松石君者吾鄉老友也號松石予意其爽木者用寄傲耳丁巳遊金陵與魏公子知宇交見魏廳事中一石甚怪叩之云是數萬年老松所化其幹節松理也而形則石色澹作月中容大可一人拱知宇云中山得之塞外夫松化茯苓再化琥珀止矣未聞石是化也然宇宙間都不可知即化石亦臆說耳焉知石不化而松哉中山成功後塞北一出似屬蛇足致厥蹟不底僅以是石當鬱林之載勝伏波薏苡乃知一松石也

二而一離而合中山受其實于後天吾友亨其名又若先天而不違其奇於中山更甚松石君夫子又爲余小友侯元上就試秣陵嘗作書魏公子出此石令元上一見以慰孝思是石爲峴山耶寒山耶元上異日功名在邊陲爲中山吐氣則松石又纖燕然矣其爲先天更後也

金姬堰東失石硯記

萬曆壬辰娶吳門施氏新婦携一小硯來如鷄子狀紋理溫澤與墨作仇於筆更恬辛丑夏自燕中南歸省母餅於阜城出硯記事迨夜始知失去戲囑奚奴後若經此試物色之至秋北上復飯是肆則研已列市中求售矣奴喜持研道故出数十錢償之相驚嘆以為大異由此相隨益密戊申又將北行因斵白石研配之以研丹砂鍊銅為匣見者深賞其便乙卯夏六月十三于吳門閶嫂氏喪買舟由葑門東還度金姬堰

末至舟迷二十餘里將脯以兩指壓雙硯傾墨汁黑硯忽躍沉水底僅餘墨翳如浮雲澹河漢而巳時爭程如鶩邅恤其它第從我二十四年中間失而復得似珠還合浦乃中道背去愧無水晶使石沉細流同于遼海恨不得投白研于河使同延津之合亦大恨事因書之以識于見事之遲

九籥續集卷之三

華亭宋懋澄幼清甫著
猶子存標建侯甫校

傳

周孺人傳

周太孺人者中秘杜君玄度之母故光禄公城南之配也孺人父雙泉公以意氣稱里中而光禄公王父平梁公更以好施得里人心兩公故有應求之好而光禄公當弱冠時已有聲秇林其尊君浪穹欲爲擇佳偶請于平梁公公曰爾

不覩周公行乎我雁行也有女賢且年于爾子
均舍是安托絲蘿耶遂委姨妁而逼辭焉雙泉
公喜顧謬碩人曰是符我宅相者遂締婚媾孺
人少遵女訓雙泉公暨繆碩人最憐惜之然毋
憂形于色曰而爲女父若母二耳今杜氏之稱
舅毋而姑者三爾行不當于一則婦道應矣然
子婦豈兩心哉行矣勉之太孺人唯唯奉教以
十九歸光禄公當是時顧安人司内政孺人姑
也楊安人祖姑也徐安人太祖姑也孺人朝夕
佐中饋而叅定省于晨昏徐安人有知人鑒而

顧安人之持身也肅然兩安人之愛孺人不啻
[illegible]孺人之慈于是孺人以孝婦稱居無何浪穹
公惜俗務析二子命光祿公居城市光祿公方
揣摩不事家人產潛爲耳脆憂太孺人知之謂
光祿曰君第下帷與古人俱奉養少爵有尸之
者以是光祿公得肆志時秩就試受餼轍冠儔
伍爲世名儒而太孺人操作無間雖夏之日冬
之夜家人不敢告以暇業繇是益息又慮肥鮮
之供筐筥所携或阻于風波因置小艇每夕與
雞聲俱渡春申浦渡頭人問夜如何輙相謂曰

杜氏中厨船已鳴櫓而南猶寢甚耶或行番逢
不若亦識舟中皆其旨置不問也有時平梁公
入城太孺人烹鮮削桂下至浣濯皆手親之或
赴親知招篝燈至子夜不敢問更籌須舅入門
䟽寢供茗乃命扃光禄公居嘗撫膺嘆曰我數
監車不能以五鼎供二親而猶孝逐咿唔聲不
致慈烏笑人者新婦力也微婦我無以爲家抑
無能子矣會平梁公亦憐之謂浪穿公曰兒之
不競南風豈聽之濫耶盍北轅乎太孺人聞之
色喜爲治遊燕裝光禄公文戰於秋捷矣限額

祈沐于天探得光禄公卷遂被斥而還越明年
就南國學携太孺人與俱桃簟生秋爲歌陟屺
之章光禄公遂星言夙駕先是徐安人之喪太
孺人佐兩姑襄大事哀毁瘠骨而平梁公暨楊
安人俱七十矣浪㝵公思以禄養謁銓得浙之
瑞安令將偕顧安人就道命光禄公若代吾子
命孺子若代吾婦兩尊人安于養謂浪㝵公顧
安人未嘗南行也及平梁公病篤醫禱含殮情
踰于禮浪㝵公伉儷歸廡得其狀悲號曰汝二
人不以耳食吾言故吾不以情滅性不然吾何

以謝先人于九京已而楊安人亦以考終孺人
之泉又不畀顧孺人之哀姑楊也顧孺人將免
楊孺人之喪而疽發于項彤在灸法中卒不瘳
孺人與光祿擗踊幾不欲生念浪穹公在不果
浪穹公服除補江右幕旋被謗鬱鬱不得志而
光祿公更兩上書南國報罷屢提青衫擲之欲
逃曲蘖以自廢孺人心知光祿意不在酒也而
不敢懈凫雁之供庾釜杼軸頻與懸罄俱空太
孺人不以介意光祿忘其不給方與肯搆之思
孺人治女紅佐之繼以簪珥光祿竟不知所自

其拮据類如此浪穹公究旣白量移黔浪穹令
即投劾歸時潬州君猶困諸生公謂長君諶與
一命以增舞衣之彩光禄公不得巳請
闕得署令官歸具衣冠甫拜浪穹公而煩悗衲衣
竟伏枕不起太孺人痛殞數四籲天請從遊地
下浪穹以大義責之孺人始蘇曰吾過矣吾過
矣吾媳而子毋而父自今日始矣因稍稍進溢
米久之有起色亟趨玄度十地踰年而光禄公
就馬鬣封晨昏上浪穹公膴饌如光禄未亡無
歲當浪穹公攬揆之辰必惎玄度肅衣冠隨潬

州君稱觴上壽延致浪穹公故人張鋌謀十夜歡凡奉養十有三年而浪穹公考終太孺人亦以多憂逾邁矣而哭泣之禮不衰于喪顧孺人時玄度夙禀異姿讀書數行下搦管不作西京後語其制舉亦軼時髦太孺人晝荻含熊玄度益自策勵會痛光祿公過情月漸青遂遊北雍數奇復如光祿公三北姊疾幾不起太孺人數擊几呼天乎昔而父死於是今吾子又將死于是乎玄度感太孺人言遂應

新詔入貲供奉殿中因奉太孺人上長安長安多

乞兒太孺人分遣蒼頭散金帛拯其飢寒九衢之人賴以不瀕溝壑者甚衆中秘君旋有雲中之

命便道奉太孺人歸里既竣事遂陳情乞身歸養甫當太孺人七十期同時輩下諸相知爭摛詩[illegible]文以歌[illegible]事稱觴之辰東南以爲美談中秘君復築蘭陔堂奉太孺人居其中凡四方之奇卉無不輳集其所以事太孺人不減安仁之河陽然太孺人頻遭邅迍故善病至是哭其如孫尤戚久淹床褥一日忽起步循閭偃蹇不前

而仆侍[illegible]奔告中秘君竭蹷趨仆所已匿涎不
能語矣中秘君請于神期減年以延母生卒不
療迨瞑目時目幾矯帶悉斷矣親知皆以中秘
之孺慕繇孺人庭訓使然抑純孝之報也享年
七十有三遺命出笥中以斂則皆五十前所藏
初雙泉公配繆碩人實生孺人兩弟皆側出或
謂太孺人雙泉公笥存纍纍嫡女寧不得與麽
子司分孺人戚然曰吾杜氏之藐孤不保為歉
奪吾弟蒸嘗所須長弟夭孫未離襁褓雙泉公提
裛金累百托孺人俟孫長還之及其歸金全封

題如初繆碩人有羸疾太孺人痛道遠不克視
每遣候人則啼痕滿襟袖雙泉公每歲過海上
太孺人先飢而饌先渴而漿晨昏寒燠必未將
而戒雙泉公猶以爲女在閨也生平無被𡣪刺
肥之好中秘君時肅致之則衣藏之饈饌分之
左右畧不以御顧好行德諸姑姊姒有貧者衣
廩相繼於途有時歸寧里中老穉皆獲榛栗棗
羞人人自以爲得當太孺人意待臧獲必均其
勞佚都無飢寒故上下咸盡死力浪穹公晚年
倦勤有疑事未决輙命玄度叩之太孺人曰是

能以公心服家衆者故杜氏之法孺人如魯人則公父文伯之母焉孺人遺行及羣孫孫女若而人咸載碑銘狀誄中茲不贅特載其琢行可採之彤管者著爲傳

論曰文伯之母賢矣然敬姜易爲太孺人難太孺人所事舅姑若五已而代夫子易孫而子婦而媳難矣顧猶曰坦境易也至光祿不祿而子婦父母萃于未亡人變尤大矣孺人昭則賦虞豈惟克遵能勞以學于舅姑乎令敬姜承之未必先杜氏如是飭也且季氏之婦愛而無私上

下有章可謂知禮矣而文伯不免好內殀夭孰

若玄度之兢兢焉履氷持玉藻在其脁于世爲

文人哲士以永其年以燕翼其子孫以毋忝其

先人之德乎則雖謂賢于敬姜可也

尹孺人傳

余讀尹孺人墓銘其苦辛大都與澄母張孺人類輙不忍搦管稽之六年會將遠遊遂勉爲叙次以踐前諾作尹孺人傳

尹孺人者華亭高君旭厓之配而博士弟子見崖君之令母見崖君即郡人所目爲高聖人也孺人父栁庄公母曹孺人皆郡著姓孺人幼警敏言笑如禮栁庄公授列女彤管諸書孺人聽覽如故曹孺人以刺繡中饋授又無不精辦栁庄公遇疑事就曹孺人諮詢孺人從旁劈畫中

叅判庄公夫婦益喜欲擇賢子弟作贅婿而判庄公故與髙南坡公交莫逆夙聞孺人賢將爲子旭崖公請婚第以判庄公欲贅爲慮托媒氏陳悃判庄公素聞旭崖頴異喜曰得贅如是即千里猶咫尺也亟許字焉未納幣而判庄公之兄撓之欲爲其姻黨委禽孺人心知爲髙氏婦示勁草之思言者咋舌而退終孺人之世加內外戚戚無失其親惟絶伯氏不通其嚴毅若此姑施孺人暴病孺人方于歸狼狽奔還而施已瞑目矣孺人無棺號天何奪吾姑之速使我不

得盡一日養哀號幾絕幸南坡公侍人抱持得
穉孺人念舅氏春秋高瀰灖荓脆無所恃乃強
起秉家政晨昏介侍人定省候寢食安否多寡
爲喜戚退必掩泣祀施如生暇則躬刺繡督紡
織同爨自勝衣以上毋鮮衣坐食者又時擘鮮
烹肥爲南坡公歡時旭崖公以痛母成瘵孺人
時釀名酏內以供其舅而間以餽家嚴兩尊人
牀頭終歲藉以不乏四序蒸嘗不愧蘋蘩之托
南坡公素食貧僦屋以居期滿當迁施孺人尚
未殯孺人佐旭崖公權厝于祖塋而貸貰務南

浦家益中落孺人謂旭崖曰民生在勤夫子亦有意乎于是外課僮僕肆力于耒耜室中不絕機杼聲拮据數歲家復中興南坡公得優游燕喜者又十有餘年俄而島夷入寇居民避鋒鏑咸鳥獸散旭崖公奉南坡公避寇葦澤或言寇退父子相携歸省猝與寇遇刃且及南坡頸旭崖公身[illegible]父延頸就夷刃夷驚儆心動得免于難事載孝子傳中里閭喧傳旭崖公父子被難孺人拊心大慟欲歛屍就死頃之父子相携而歸孺人驚喜交集額天稱謝惟勤一方而南坡

公遂病悸旭崖公故患心疾至是復大作孺人
竭蹷趨侍湯藥衣不解帶一夕疲極就寢夢施
孺人以手加額呼孺人授曆書七其一五月而
盡既寤以語旭崖公相詫不能解越七年而南
坡公疾陡作法在不治時屬清和孺人泣曰符
于七而爽于五夢可正律耶其亟治後事甫畢
而南坡公易簀矣孺人助旭崖公勉就襄事一
依于禮四方覯者無不嘖嘖內助葬畢徙居郡
城時名族多聯姻閈貴綺麗相誇孺人布素自
如惟高堂上壽及子女婚嫁始一御紈縠性喜

拮据始生女也或勸置乳母孺人曰乳資分吉
丼費柰何瘠身餙以豐吾體乎竟自乳之旭崖
公與兄椒產讓腴取瘠或以爲言孺人曰夫夫
貴自豎奚藉世資且失膏腴孰與失手足撫子
女慈而嚴閨內先婦德閫外先矩矱子若女慄
慄罔敢不虔子弟會文喜動顏色間攜僕簿入
門必敕令絕交乃已爲見崖公議婚必求詩禮
名族曰庶幾仍高氏素風及婦至諄諄訓以內
則操作逾勤曰吾欲先新婦也女二人俱歸郡
中名家始絲以儉素垂訓內外孫統縢必以進

脩勵勉不事姑息憫南坡公侍女劉氏不嫁沒
身敬之歷五十年如一日豈凡女子所能哉歲
壬辰旭崖公寢疾彌留孺人扶侍寢食俱廢竟
不起孺人幾不勝喪已復經理宅窆靡敢自愛
於是里中稱旭崖公爲孝子而孺人爲賢婦孝
子愛賢婦之報良不虛矣越二載旭崖公以孝
行被
旌孺人愉與戚俱呼昆崖君曰小子志之毋忘先
德宜益自奮以報
君親又三載孺人七十誕辰内外姻党爭上觴稱

壽孺人按淚謝曰夫子沒且八年獨享饔飱終不下咽卮酒焉得甘之會兩女適媛暨蔣者先後不祿遂究然疚懷漸遘脾疾見崖君迎醫診治揮手却之曰我方以從汝父爲幸何以醫爲爾能毋墮家聲我目瞑矣越八日終正寢實萬曆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嘉靖辛卯正月廿二日得年七十子一卽見崖君王先生曰孺人爲女則女爲婦則婦爲毋則毋亦旣泉然樹閫則垂式轂矣乃其事三族肫切懇至賑其貧乏恤其孤婺歲時問遺相屬于道且皆終

其身弗替非人情所尤難哉若旭崖公榮䘵
錫典雖其篤行致然而孺人內佐之力蓋十九也
宜三族父老咸稱孺人爲女丈夫是不足以輝
彤管而炳女史乎故樂志其實而系之銘信哉
其言君子也宋楙澄曰余於旭崖君孝行既爲
文叙之矣然不習閨孺人何由知孝行所繇成
哉夫延頸朓親于難天性勃發一時非其平日
伉儷如琴瑟之和安能順父毋而感天地動蠻
夷乎詩曰以燕翼子今見崖君復有聖人之目
矣姬氏之聖基于姜原由是觀之芝艸無根醴

泉無源吾不信也

葛道人傳

當吳民擊黃建節時懋遷適覲毋南還錫葛道人倡義壯其事賦葛成謠四章後十七年于友人陳仲醇家遇道人讀當事功令仲醇謂余子喜稗官家言毋失此奇事余厠仲醇交未得覩異人因作葛道人傳

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

今上二十二年西方凱旋關酋既炙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内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採金之説著之

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
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中决策於是
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
榷稅請
天子又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率人面肉靚
舞文非其長也因招狙獪與俱于是潞河榷張
燁遼榷高淮楚榷[illegible]淮泗榷陳增維揚榷魯
寶齊魯榷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難江南全
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
稱安堵歲辛丑太祲五關之税日縮司禮抵吳

會計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叅隨黄建節者
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人秉覈稅之
令㗖稅使令民間一杼月稅三錢姑蘓達道凡
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更
議羅綺非奉司禮監篆牌不得私貿尅日開征市
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爲首六十
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
在至覔渡橋建節方擾胡床指揮左右阻檣遏
販而萬聲同呼飛礫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
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即欲據關

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莘等市奇貨
媚司禮約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
持寸兵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隨擠之火
張空拳往来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
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
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
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揺蕉扇突衆
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
戮成以伸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
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撫臺曹

公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

弦道人尚居崑山七日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

奇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

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

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聞衆稱團行

而不知所盟何事及義士詣官自誣衆猶屯聚

二令見秩年老諭秩代官慰衆秩忻然謂輿人

曰貴口諄諄我等何憂而不解散于是衆遷引

去有司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承

丁紳旨遂揭秩與牙人敖禎首倡亂謀秩坐辟

殁獄中禎亦遣戍蓋出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抶之瀕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

聖恕莫測法無生理皆稱葛將軍擬其死而爲神鏤畫圖贊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士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祈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譏丁丁疑幼于頃之有盜夜踰垣刺殺幼于獄未成盜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苐謝曰身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而命

監戍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觧之語載三縣
令爰壽𧯰實録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
客有贈之愛妾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
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
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友愛兩兄多求焉
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䏻能
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仲醇家道人嚴
事仲醇嘗執爨灶下見人㷀㷀令人起爭席之
思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
云道人俗稱將軍仲醇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

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搴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
名成而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
爲賢蓋多方之誤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
被逐陳增投環
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踐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
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亦不再補其訐于今直
贅瘤耳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
厥績丕矣雖然彎拳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謡
卷卷于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天子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

秩為衆極彖為國解紛脩矛止戈萃于一人而
卒斃狴犴敖禎為內食代謀至不得與噬民之
郭岩同彖牖下悲夫匆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
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巳下功令知
人心不死猶在縉紳
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九籥續集卷之四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猶子存楠次美甫校

疏

擬蘇松士夫請貼役疏

前件奏爲縉紳叠困民役閭閻仍不聊生懇乞
聖恩仰遵
祖訓俯酌時宜以便急公以蘇民困事竊惟蘇松
二郡每歲所輸於
輦轂者幾半天下二百年來江南民力竭矣而蘇

松尤甚譬之勞瘵之餘僅存神理第宜徐補以
參苓若復鹵莽倉卒以迅利攻其腑臓則淹淹
餘氣惟有立盡而巳此不待扁鵲而知也自萬
曆三十八年徐撫臺秉鉞應天知大戶有詭寄
之弊遂奏
請縉紳與小民一體當差伏蒙
聖諭令詳愼經畫務絕弊端以成水利吳中士庶
歌舞綸音歡聲動地第爾時迫於五年編役之
期且銳清詭討無暇覈及花分於是豪民富戶
賄通書役分立鬼名或假無田生儒衙門色役

趙化爲鉞孫移于李一戶化十十戶化百擾華亭現在額田共一百九十四萬九千七百八十八畝除公占優免助役田三十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三畝尚餘田一百五十七萬五百二十一畝不意三十八年編審各役數百名止將官民二戶田六十八萬六千四百畝編充其不當差田反餘八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一畝一應差役悉被漏脫比時縉紳無不嘆撫臺有美意而倉卒無良法欲俾芻蕘之盐恐涉阻撓之嫌闒陳規諷之辭不勝耳瑱之拒遂俛首往役有居

即署而收米就倉吏簷霤之間與軍民量斗升者縣官苦其不便而力拒之奸詭乘其肩越而狎侮之不得不委之僕隷則必非一人此輩上無忠君愛國之心下無忠義廉耻之守呼朋引類十百成羣銀則加三而復加米則贈四而復贈或忽起爭端而公然勒措或巧立名色而分外需求其費視奸猾之粮長兇悍之兊軍殆且倍蓰是欲以惠民而反以害民欲以均役而適以紊役雖當事者亦知捉襟露肘之周章然業已舉行局難再變因循至萬曆四十三年復當

編審之期縣官重違初議一意相沿既辜改弦易轍之望又無更劇休息之期將縉紳之已承役者沒齒憔悴于征途豪奸之已漏役者白首逃遁于役籍用是叩閽瀝血叫呼於
君父之前臣等伏讀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有司見任官員之家凡有田土者除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又嘗伏讀嘉靖十八册立
皇儲分付二王詔內一欵凡在京文武官員之家
除里甲正役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泛差役照
依正統元年事例全戶優免今里甲之外有粮
運差解即所謂雜泛差徭也此在吏典本身亦
免何止士夫且盡本戶免之原無等則惟奉
旨革職爲民者始不許濫免至如會典所載優免
一欵此指丁粮而言非指差解也而末又云但
有分門各戶疎遠房族不得一槩混免則同產
之親令甲亦未嘗禁之矣所以然者丁粮原從

正稅中議派故不得不爲限制差解從大戶中
僉點自不得再及縉紳上下遵行已二百餘年
矣今以丁粮之則例比雜泛之差徭使衣冠下
同于襏襫科甲見侮于閭閻其于
列聖養士之深心賢臣體國之厚意無乃稍乖異
乎刱以曹局之寒暄淆
朝廷之品級則是由也不過人弓人得于異日而
陡然分更分漏一朝受者頗嫌過情旁觀竊有
遺議是爵祿不本之
朝廷官秩無藉乎啓事似成勢利之場殊乖大雅

之道非所以明法守也況據華亭一縣漏役田八十萬畝而官甲餘田百畝即編役一名役果均乎士夫既立官戸銀則自納既身充催辦矣而又代民收銀粮則自兊既身充收倉矣而又代民收兊役果均乎至比運解布等差一有踈虞身家立燼在林下者勢必親行倘潛住京師將坐以犯禁若夫見任遲悞役務則有司將以三尺擬其後緩㦖職司則中外將以一䟎扼其前進退同于䌹藩艱危類于履尾又非
聖世行彼周行之意也要而論之令縉紳代民往

役已屬不情役使縉紳而祇供奸豪之倖免恐

非

皇上詳愼經畫務絕弊端之旨也雖然法窮則變

夫寧詭當事之苦心而坐視差役之煩重臣等

竊有未議或謂差解之難難在諸費其在糧運

布解等役則扛價有費催比有費押運交納有

費其在收銀收倉等役則火耗有費需索有費

傾銷解納有費不若照議限田于限外浮額照

田貼役每畝貼銀二厘及將八十餘萬漏役之

田亦照官戶事例每畝出銀二厘津貼各晶慣

充徭役之人一歲約幾二萬每年于會計中帶
徵寄庫臨期以役之重輕貼銀之多寡在官戸
外無嘗役之名內有助役之費而差解者第以
其身任役不致以其役破家庶幾士民兩利攙
華亭一縣如此則蘇松各縣可推仰惟
皇上軫念在
朝諸臣則王事鞅掌在野諸臣則惟恭祈恩鄉舉
廕恩則膏𥂕靡暇特
賜勑下戸部及各衙門酌議或同常鎮縉紳槩免
差徭一如

列聖二百年曠蕩之恩或
俯從末議除隨例優免之外計畝出銀貼役交便
士民以存
祖宗分别君子野人之意倘疑臣等許而不與則
援華亭而言巳前每歲出貼銀一萬三千餘兩
矣豈其忠于信府縣之令甲而欺罔于
君父之章疏乎誠使貼役得行君子交徹于急公
小民爭先于趨事旣無不均而焉有不和業巳
養民而更優養士東南一隅不致淹淹立盡皆
吾

皇上雨露霈然之恩

豐功偉澤又豈直參苓可比哉其餘粮運收解利弊容臣等偕二三耆老從公調停列具撫按以便次第施行亦不敢瑣陳之以瀆

天聽乃臣更有深慮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夫等威名分自古聖王借之以臨蒞天下者也是以孔子非繁纓之假子貢惜虎豹之鞟自民役施及縉紳而不逞之徒藐視魚服曰操豫且之權以效螻蟻之狎賊夌小加君子指爲六逆至使客勿樞要輕于皂隸輿臺東南民

變日異月新何郡無梗奚茀董氏之禍見于奏章哉此皆奸宄因貴賤無分故乘間竊發投鼠不忌一至于此竊憂凌鄉紳者凌府縣臺司之漸也集霰履霜其幾已見則夫貼役之說亦未必非潛維名分黙弭禍端之一得也臣等誼切桑梓故不避瑣喋以當炙背之獻更祈

皇上少留意焉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上

關聖帝君疏

萬曆乙卯秋九月朔華亭賤士宋懋澄敢以香楮九頓告懇於

關聖帝君之神曰自澄父之志銜南宮也遺言不瞑澄躬渺焉昧不之佩壯逐多岐又勿勤也年踰不惑始畏簡書爭之以永僅徼捷于南都而薊北告潰逸欬吳閶罔敢毀志昊天弗吊家難日瀕今茲仲夏暑感是觸屣棄其家扶疾而息燕市鷄凫不夢于脯如黔之類酒弗余也丐擇

丹鉛病有加而無瘳澄死之不懼鼓有死聲朔南書之昔替猶有辭于迷津津倖渡矣而自陧乎執管意消中夜無寐祈死則重貽先人之羞偷生則秖增不孝之罪呼天無辜幸疇昔之夜夢大神許以拯危覺而撫額自慶復生冀今而往丹澄病魔搦管之時意迎機而欲舞神挾理而俱飛鮮華似羣卉之逢春夭矯若神龍之奮蟄豐豸分鵾鶵借以朱衣聰我藍袍洗之柳汁澄自分非薄成名之後將湲齒于韭溪亦不敢自逸名教以丞

大神夫蕺人而目而索然無生人之樂如懋澄者
世寧幾人勇夫挠目怨婦飛霜況
大神佐
明君以孝治天下而不爲懋澄一拯溺哉惟
大神鑒之

虎丘建準提閣疏

準提有呪使人從聞思修矣又有三目十八臂之象令見識者肅威儀焉虎丘具諸佛相而獨缺準提令上人某憫世人無明擬建閣于石觀音之坤方祈諸方慧福盖以其地峻僻酒肉氣不得雜堅固香同薰佛面也余嘗疑觀音手千矣而視人之溺不援豈嫵天下皆嫂而羞爲馮婦耶亦嘗千目矣其照臨四大海與電毋爭光而不一詔師晃之眯若準提之三目多臂以助觀音則不惟對錦添花抑亦大海一滴以救世

人則贈人目三且以爲駭況贈手十八而有不起人之咤耶準提獨以一目衆臂黙拯世人其救甚救難亦輸觀音九百餘籌矣乃欲求所賴往往以持呪得之豈神力顧不在目與手之間而反係人心乎盡閣浮之心而人增三目人多一十八臂則人人有五目二十臂之用矣盡閣浮之兩目兩臂而皈依準提則準提之目也手也以較于觀音又不啻百千萬億也吾欲于準提之下肖鷄狨焉以三耳三足也吾欲于閣中像子輿焉謂其視十目指十手也又欲于閣之

空中供混沌焉以無目無手爲凖提之媽也菩
薩其謂我何爲作頌曰
稽首如來兩足尊何年惠我凖提媽多目多臂
欲何爲同與觀音救世苦世人煩惱不在形雖
欲救之終不能諸佛俱從口中出目手亦縱心
上生凖提之目苦不廣雖多不能增人視凖提
之手苦不力雖多不能拯人𡚁吾有兩目贈凖
提凖提一受廣知識我有兩手贈凖提凖提一
受可無敵并勸世人悉供之凖提用之人不知
更勸觀音亦畀之凖提爲德不可支四海不能

潽一目須臾四海在其手眼中三界悉空花試問手中何所有東有觀音南準提顧瞻中央其在斯世人有願皆貪癡生塡虎丘如漏卮準提補漏切莫遲須臾東海有祐時祐時準提悲不悲

積慶菴募建禪房疏

吳郡西北隅有積慶菴建自至正僧文信其地三面皆水惟南面受巽脉更南數十武為桃花橋故又名桃花菴唐伯虎先生桃花菴歌即其地也先生嘗作桃花菴圖并書歌于上今落錢奴手索高價予思贖之以歸菴中頗多事未遑菴門四望極目皆有遠樹之勝而北寺浮圖峙于辰方宛如名畫菴多古木名花中供諸佛前堂塑關真君像即籤者應如響萬曆[illegible]中禪侶見桃夢真君出坐中庭云吾爲護法神不宜

據中堂其以延大衆于是見桃遂建三椽于中
庭迎真君居之後于供佛後建禪房五楹而衣
鉢一空上人善山水屡年得之葦耕着至是偶
罄欲藉權越終事請余一言弁之䟽首余惟真
君神矣而猶不忘捨所居以供禪德况吾輩猶
夫人耶各施所有固分也而余重感于風雅焉

昔伯虎先生嘗
孝宗聖明之主而篁墩先生又博物君子也一掛
彈章至下獄禁錮牢騷一生先生之狂蓋托于
筆札以洩其不平而當其時無一人為之訟冤

先生亦不屑冈人以自辨寧忿懣而死剛腸眞

有過于鐵石者其所居濱橋南距菴中不半里

予每過其傍輙婆娑樹下不忍去而先生桃花

菴歌方膾炙入口則此菴固先生魂氣往來之

區也擬建一齋塑先生像牘桃花菴畾懸之像

側朝夕焚香供茗遇令節則率風雅士澆酒吊

其不平亦千古快事且當時名士與先生交如

祝京兆沈啓南文待詔先生輩皆風雅超絕一

時而先生與沈氏之後悉寥寥無聞其尸祝尤

宜寄之僧舍余欲于暇日輯吳郡自

國初以至今

上名士彚爲一編題曰雅士傳而類祀之于僧寮

君積慶能祀唐先生則雖弁諸先生祀之積慶

可也昔顧彦先捨宅建永定講寺而陸鴻漸常

蘓州流寓其中郡人因寄蘋蘩倣事可法也嘗

事者亦有意乎此亦真君捨宅意也噫鄉先生

卒而可祀于鄉者幾何人哉鄉名士卒而可祀

于菴者又幾何人哉若昏夜乞憐而驕人白晝

者雖爵禄名高吾弗祀也故吾不曰高士名士

而曰雅也

建呂公祠疏

儒者位育宇宙而曰道曰釋茀儒守身之一端然觀音于釋呂公于道皆欲翼度衆生同尭舜之病顧大士以清浄身生一切信而不能隨縁淪衆生之滓呂公于正法外凡彼家外丹暨劍術似孟子轉仁機於好色好貨好殺之中又大士弁手偃眉而謝不敏者厥功遒矣吾度呂公上抗飈輪下殄火宅有一形不登仙笈必叱軿而麾鶴畫紅泉以自窮禮失而求之野蘼薪之火不傳而日月之明寄于爝火神仙實司位育

聖人不秖易也友人朱敬鼒心熱于沃焦之海無寒不煖與之交者皆披鄒生之律各饜而去夫仙神幸以陽稱最著爲旌陽純陽以旌熱也敬鼒熱心夙具故新舊祠公以惠貽後學公祠遍天下最著爲邯鄲而邯鄲之著也以夢人生夢耳以覺之驟也故名曰夢以夢未覺也又名曰醒夢及亦一也名歧而寔不殊生與醒一也夢醒而生不醒非呂公時惕以夢夢何時醒而死何時生哉此敬鼒立祠意也時而吹笛岳陽時而躡屐大庾宛然在花月山水之間苐廟

貌哉廟貌大院也有限光陰無涯大院公ㄇ示
之而身寄之耶善乎斲輪之言曰古人之與其
不可傳者徃矣則公之精神豈係廟貌乎今天
下求房中黄白之術甚于求生此皆好色好貨
之陰氣能純陽轉一機焉不猶齊王之反手乎
不憂吕公之斬我以度也

三茅觀疏

古天子以五嶽爲望諸侯望四境之崇山而庶人不敢越其禰自天道不明彝倫失敘于是患難不呼天疾痛不呼父母而貿貿祈恩于鬼神莫可挽已聖人因勢利導緣其祈而設之祈以遂其祈蓋憫世之踏流沙涉弱水而冀一遇者故郡縣市井率有山川鬼神之祠以便民之祈而吾不知所祈何事至叩其父母惘然而鬼神非孝于親忠于君者勿福則其求彌遠其失彌滋吾民之謂矣東吳之望句曲若武當則楚望

也憶齠時父老乘春多趨句曲近踰穹窿好奇而有苦欲脫則裹糧走武當蓋千僅一也邇且狎風神既鯨齒蜆普陀若竈下溝雖臺司嚴功令阻之弗格此其意果何祈哉冀無遐之福以覆無盡之年而不覆年之有盡豈不悲哉憫其愚者于吳之虎丘玄妙皆疊石像武當繫之名曰小若句曲之茅君則貌于城中街之右爲三茅觀民有所祈朝而然香夕則歸里省不失晨夕不睽之分甘脆之餘與妻孥相慰勞酒肉方饋于口齒未餡蔬而壺漿豚豆已纍纍相迎風

淩無權盜賊不及入夢而胷中所祈已殫之于古誠因勢利遵之善策也且人心一息起萬思而萬思皆足以褻鬼神況千里之程旬日之內其思豈能悉符明神則旬日之虔不若一日一日之虔不若一時固也祈福者何必舍城市三茅之近以遠趨句曲哉昔茅君爲小令點石以濟鹵荒行散以療疾病嗣其道者百有餘人而陶景弘爲最皆隸藉華陽功施九有神之所遊無誠不應而況吳下又茅君雲物掩映之區耶吾願趨句曲者近而祈于觀之三茅而因思三

茅之所福者多本于忠孝則疾病患難呼天可也呼父母可也即呼中街之三茅無勿應也雖虎丘猶遥而況武當普陀即不然西方之途十萬億鈞天之級三十三可人力致耶若欲致之非孝忠勿與也則能忠孝者雖中街虎丘吾猶謂遥矣此古人不遠遊意也

募鑄旃檀佛并滲金疏

旃檀佛供燕京鷲峰寺慈澄自庚子冬聘禮以來見金寫數十像矣卒未有一肖廬山黃龍寺

上人欲作丈六金身自燕請至鹿葉坪倩澄為疏余惟昔目犍連尊者使三十二匠人竭巧思專摹一相彙三十二相成一如來乃上人欲以一人摹三十二相是三十二人集衆長而居其易上人勞一心而据其難也且靜機易定動機易流故刻畫定相神靜即工今旃檀妙相奚啻佇立有步空騰虛之勢猶雲行焉有定相

乎況機在目當時以佛之相摹佛之神而佛即以佛之神寄佛之相茲欲據相摹相誰能肖之上人曰否三十二匠摠是一心三十二心摠是一佛因心見佛一易肖也有定之相得動機而常行若動之神集靜機而恒止二易肖也借我之性處摹佛相則佛相有神借佛之相用摹我神則我性猶佛三易肖也余曰旃檀若遇丹霞不得度火世尊若遇趙州不得涅盤上人若遇如來終不得見上人曰姑置塵思居士試再一參如來父母二人而旃檀爲父母者三十有二

復因我一人成胎如來生年不滿百而栴檀踰三千年生一肖子如來不免疲津梁之請而栴檀戴天履地萬古藐焉慶中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而栴檀不聽栴檀不說一法而佛反皈依能下一轉語否余曰其問之竹林寺之元衲

圓覺菴募緣疏

西方極樂國土皆從蓮花上生而將来彌勒欲挽一切衆生會于龍華其世亦同極樂故結来緣輙曰龍華相會乃縱心調暢人又云爲樂當及時焉能待来茲則夫俟相會于龍華者其欲待来茲乎結今生之靜緣其爲樂及時者乎遠公先品行樂爲白蓮社非陶令清真不得預選雖慧業文人如謝康樂卒置之品外則蓮社更嚴于龍華矣今上人某欲結居士比丘僧尼課誦募香燈供儀及石光白粲爲愍道人渡江計

耳然今生不樂來世焉有樂時不樂靜緣喧境
又焉能樂今日之境喧境也誤今生之樂結靜
緣也居安思危必能有備無患則無遮大會其
轉阿鼻為極樂乎為龍華乎其亦違公結白蓮
社意乎是為疏